

普 希 金

茨

冈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茨 冈

〔俄〕普希金 著

瞿 秋 白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伍 端 端

茨 冈

Cig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1,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 \frac{1}{8}$ 插 页 2

1953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5年 5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印 数 54,681—71,330

书 号 10019·168

定 价 0.27 元

前 言

《茨冈》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一篇叙事诗，写于一八二三年和一八二四年间。当时，诗人受沙皇政府的迫害，在他祖国的南方过着流放、飘泊的生活，虽然自由受到了限制，但有机会接近人民，熟悉他们的生活，以及美丽的大自然。此外，当时国内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南欧各国的革命运动，使诗人正在成长的革命精神更加昂扬起来。这些就是诗人写作《茨冈》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这篇叙事诗里，诗人通过阿乐哥这一贵族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对当时的俄国贵族社会，城市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评。阿乐哥厌恶“那沉闷的城市”，“抛弃了那锁练似的文明”，加入了自由的茨冈游牧群，和一位茨冈女子真妃儿在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当真妃儿爱上了另一个年轻茨冈的时候，个人占有的自私本性，就促使他把这一对年轻的恋人杀害了。真妃儿的父亲、年老的茨冈为此指责他是一个“骄横的人”，“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毅然让他离开了自己的游牧群。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当普希金把阿乐哥描写成“人权的维护者时，普希金是对他以及他

这类的人作了极大的讽刺，对他们宣告了判决，这判决含有严峻的悲剧性，同时也含有辛辣的讽刺性”。

这是一部以浪漫主义为基调而又包含着现实主义因素的作品。几个主要人物都带有理想的成分，情节非常紧凑，富于戏剧性的穿插，叙事和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对大自然和茨冈生活的描写，又极为逼真。

这个译本是瞿秋白于一九三三年冬季翻译的，次年一月译者即离上海赴瑞金，因而最后一小部分没有译出。这个未完成的译稿，一九三七年曾刊武汉时调社出版的《五月》，一九四〇年由上海文艺新潮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三年，由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据原稿重新整理和加注，并由李何补译未完成的部分，由我社出版单行本，次年辑入《瞿秋白文集》第八卷。一九五九年，又收入《文学小丛书》第三辑。这次根据译者手稿并参照《瞿秋白文集》版排印。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①
沿着柏萨腊比^②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好些车轮中间，
一半盖着地毯，
点上了灯，一家人
围着就预备晚饭。
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地上放着，
篷帐后面一只熊开了锁链躺着。
旷场中间，一切
都是活泼泼地：

① “茨冈”是欧洲的一种流浪民族，原出于雅利安民族的一系，其人民精音乐，善巫术，无固定居住区域，经常集队乘车，流转各地，卖艺为活。通常称为“吉卜赛”，也叫“波希米亚”，在俄国则叫做“茨冈”。

② 亦译比萨拉比亚，在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八二〇年普希金曾被放逐到此地。

小孩子叫着，
娘儿们唱着，
还有车上的
行军灶响着。
这些人，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们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荡的营帐扎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来了。
静悄悄的旷场，听得见的
也就只有马嘶跟狗咬了。
那儿也再看不见火光，
什么都安静，只有月亮
高高的独个儿在天上
照着那静悄悄的营帐。
一个篷帐里面
老头儿还没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点儿火气烤着，
看着那远远的田地
罩满了夜里的雾气。
他有个年轻女儿，
到荒田里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儿，
就这么游荡惯了；
她来是要来的，
可也已经太晚了，
月亮送着云儿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儿，真妃儿呢怎么还不来，
老头儿这顿穷饭也要冷完了。

啊，她来了。跟着她后面走的
那个人，年纪很轻哪，——
老头儿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姑娘说：“我的父亲哪，
我同得个客人：我在坟场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来到咱们的营帐，
让他这儿过夜罢。
他说，他要做茨冈，

跟我们一样。

衙门里要捉他，

我可要保护他。

他名字叫阿乐哥，
愿意到处跟着我。”

老头儿：

我很高兴。

就在咱们篷帐
里面的草堆上
过夜也行，
要是你真愿意
留在我们这里
一块儿来挨这个苦命，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准有你的面包，
准有地方睡觉，
你就做了我们的人，
只要惯了就成了，
虽然说是穷困，
倒也自由得很。
咱们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块儿赶着车动身；
随便你找个什么事做做：
锤铁呢，阿乐哥？
还是你会唱歌
带只熊到村庄上去走走？

阿乐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妃儿：

他是我的——

谁也不会来把他赶走的！

啊呀，已经是太晚了……
弯弯的月儿落山了，
田地都已经给雾盖住了。
梦魔来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头儿轻轻的
绕着那个没有声音的
篷帐走着。“起来罢，
真妃儿，太阳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罢！
孩子们，好梦别太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热闹，
篷帐拆了，车子准备好，
这么一大群的人
大家一块儿动身，
那好空旷的平原上，
后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还有小孩子，骑着驴，
驴背上两个大筐
一边一个的挂着，
孩子在里面耍着。
叫唤着，闹着，
茨冈的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它的锁练响着；
花花绿绿的是破烂的衣服，
小孩子老头儿还光着脊骨；
狗的叫声，咬声，人说话的声音，
还有唧唧呀呀的车子的声音。
这是多么烦杂，多么野腔野调，
可是，一切都活泼泼地安静不了，
没有我们那种死沉沉的情调，
没有那样的安闲生活的单调，
——只有奴隶的歌谣

才会单调得无聊。

尽看着空旷的荒地
那年轻人是在烦闷，
忧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问一问。
现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儿同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年轻人的心可还在跳动，
他担心着什么这样心痛？

你看罢，看那上帝的鸟儿，
它不用劳动也不用担心，

夜长呢，树枝上睡个觉儿，
那儿为着做窠儿去操心。
太阳出来了，
拍拍翅膀就要飞的
鸟儿唱开了，
好嗓子是上帝给的。
春天景致是最好，
等到热过了一个夏天，
晚秋就又是雾又是烟，
人要苦闷要烦躁，
鸟儿可远远的飞去了，
飞过苍茫的大海，
飞到暖和的天边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来。

他也象只无忧无虑的鸟，
给人赶出来了，到处漂流，
靠得住的窠儿，向从来没有，
无论什么，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儿都是他的路，
到处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来，听那上帝的调度，
一天到晚就这么吊儿郎当。
要过活固然
总要用些心机，

可是他的懒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时候
意外的降临，他要有
这样偶然的运气，
就过得堂皇富丽。
孤零零的他，
头上也不止打过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吗？
他总是马马虎虎倒头就睡。
就这么过活，
管不了许多，
看那瞎了眼的运命
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然而他的情爱，
耍过他的心神，
那是多么难挨，
满腔都在沸腾！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静了是不是能长久？
那情爱是总又要醒的：
等着罢，不给你放心的。

真妃儿：

好朋友，你讲罢，

你扔掉了那些，
有点儿可惜罢？

阿乐哥：

我扔掉的那些……？

真妃儿：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乡的人，
还有故乡的
城市。

阿乐哥：

要可惜人？
可惜什么？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么！
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里的人要成堆，
四面围着了堡垒，
朝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练。
我丢了什么？是卖朋友的干活，
是那些发疯似的要钱的家伙，
是荒谬绝伦的判决词，
还是耀武扬威的羞耻？

真妃儿：

然而那儿有高大的宫殿，
有的是那花花绿绿的地毯，
热闹的玩意儿，还有酒宴，
姑娘们的打扮是那么好看！

阿乐哥：

城里面的热闹那又有什么快乐？
那儿没有爱情，那儿就没有快乐；
姑娘们呢……你没有他们的
珠宝跟首饰，没有他们的
贵重装饰，还比他们强呢！
你不要变心，我的亲爱的！
我……就只有一个心愿——
要给你爱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心甘情愿。

老头儿：

孩子，你倒还爱我们，
虽然出身是个富人；
可是，谁要是享惯了福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咱们这里好久就有一个传说：
皇帝把一个人赶了出来，
叫他来到这里过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
虽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贵姓大名)，
他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可是他的好心，却又活泼又年轻，
他的嗓子可来得稀奇，
象流水的声音那样潇洒，
真有点儿唱歌儿的天才。
大家都爱上了他，
他就在那敦奈河^①边儿住下，
谁也不肯得罪，他
只爱讲故事，真叫人舍不下。
他是什么也不想，
又胆小又没力量，
真象个小孩子
只等着吃奶子，

① 通译多瑙河。

打猎捉鱼，都是别人替他干，
河里冻了冰，那可是真为难；
冬天的大风雪，呼啦呼啦的吹着，
一层层蓬蓬松松的雪花儿盖着，——
盖着这神圣的老头；
可是，他仍旧不能够
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穷苦，
东飘西荡，他脸是那么干枯。
他说这是上帝的震怒，
罚他的罪过，叫他受苦。
他尽在等着饶恕，
可怜呵，总是愁苦；
就这么沿着敦奈河流荡，
多少痛苦的眼泪流得那么冤，
还在那里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离得那么远……
他死的时候，
悲伤的朋友
还听见了他的遗嘱：
请他们把他的尸骨
一定要送到南边去安葬，——
死都记得这是他的外乡。

阿乐哥：

O, 罗马, O, 伟大的国家,